

文章编号:2095-0365(2012)04-0042-04

方言轻声的类型和特点

卢晓霞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要:和普通话的轻声不同,各方言轻声的表现形式或同或异,类型多样。根据决定轻声音节调值的不同因素,方言中的轻声可以分为四种情况:轻声调值受前重读音节单字调的影响,轻声调值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轻声调值跟二者都有关,轻声调值跟二者都无关。通过对方言轻声的特点进行分析,以求更全面地认识轻声,更规范地掌握和运用普通话的轻声。

关键词:方言;轻声;类型

中图分类号:H116.4

文献标识码:A

普通话中的轻声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读得又短又轻的调子,其本身调值不固定,而是受前一音节声调的影响。很多方言也有轻声,但各方言中轻声的调值变化未必像普通话轻声一样,读得又轻又短,而是与普通话或同或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根据决定轻声音节调值的不同因素,对部分方言的轻声进行类型和特点的归纳,由此,可将各方言的轻声分为四种情况。

一、轻声调值受前重读音节单字调的影响

汪化云将这类轻声称为“非自主的轻声”,即“轻声调值受制于前字,其变化是自主的(non-autonomous)”^[1],这类轻声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的汉语方言中。如湖北钟祥方言各调字下接轻声字的时候,轻声就占上字调的尾部;安徽太平(仙源)方言轻声的高低一般是随前一字字调的收尾的高低而定;江苏镇江方言轻声组合,前重后轻,双音节组合成一音节单位,以前字起,后字作结,整个单位的调型和前字原调的调型相同。

根据各方言轻声音节和前重读音节调值上的关系,可将轻声分为“音高渐衰型(如北京方言中的51+1)、分用型(如北京方言中的21+4)、终点延伸型(如北京方言中的51+1)三类”^[2]。对石汝杰所列方言加以补充,归纳了十多个方言的轻

声词的情况,见表1。表1以北京的四种轻声音为标准,排列比较各地轻声词的声调。表1只比较各地轻声词的调型,不讲它们的调类,所以与北京话调型相同或相仿的,列在同一竖栏内,与北京情况不同,另外分列两栏。每一轻声调型附有例词,括号内是前字的本调。

音高渐衰型,指前字调尾较高,轻声音高较低的音高衰减现象,这一现象各地普遍存在。分用型,以北京话为例,北京上声在轻声词里断为两截,前后字分用了上声单字调的调形。分用型有两种情况。第一,前字单字调是曲折调,轻声字占了后半段,如北京(上声)、钟祥、安庆;第二,前字单字调是直的升调或降调,在轻声字组里却断裂了,前后字的音高正好反映了前字原调的音高变化,兰州、镇江、连云港。终点延伸型中,轻声前字为高降调的与北京话相仿,也有少数是低降调前字的,与北京话不同。轻声的前字是曲折调,跟分用型前字是曲折调的情况相似,但是前后字在调形分配的方式上有不同。前者的轻声后字只占前字调尾的一点,曲折的调形还是由前字占有;而后者则是以曲折点为界前后字分用。终点延伸型中前字是平调、升调和曲折调的情况,都是北京话里所没有的。值得注意的是,方言中终点延伸型的轻声词特别多,如安徽太平(仙源)和江苏海安的轻声全属是这一类型。

收稿日期:2012-11-11

作者简介:卢晓霞(1977—),女,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表 1 各地方言轻声音节和前重读音节调值关系类型

地域	音高渐衰型		分用型	终 点 延 伸 型			
	平调	升调		曲折调	降 调	平 调	升 调
北京	他的 55+2	谁的 35+3	我的(214) 21+4		坏的 51+1		
徐州	邪乎 55+2	本事 35+3		舒坦 213+4	外人儿 42+1		
西安	罐罐儿 55+1	盘盘儿 24+1			碗碗儿 42+1 车车儿 21+1		
兰州			兔儿(24)11+5		盘儿 53+1 花儿 31+1	好的 33+3	
钟祥			画达(214)21+4		好达 53+3 黄达 31+1		多达 24+4
洪洞	嘱咐(21) 44+2		能力(24)22+3		货车(33) 42+3	纺织(42)33+3 交通 21+2	
安庆			媳妇(43)44+3 伙食(213)11+4		运气 51+1	收成 11+1	徒弟 35+5
镇江			甜头(35)33+5 椅子(31)22+1		杯子 42+1	面子 55+5 桌子 5+5	
济南	妹妹(21) 55+2				哥哥(213) 21+1	奶奶(55)23+4 学生(42)55+5	
天津 (无例)	45+3	24+3			53+1 21+1		
西宁	凶手 44+1				枕头 53+11		
银川			麦子(13)11+4		油皮 53+3	天气 44+3	
海安				本事(213)	腥气 21+1	黑子 33+3 罐头 33+3	和尚(35)33+5 学生(35)33+5
南京			神气(23)22+5		梯子 31+1	耳朵(11)22+3 泰国 44+4 折腾(5)55+5	
连云港			麻子(35)21+5 活着(24)21+5	舒服 214+5	景致 41+1	豆腐(55)44+5	
太平 (仙源)					蟒蛇 31+2	皮匠 13+3 犯人 11+1 漆匠 24+4	桶匠 35+5 解匠 33+3

石汝杰所归纳的大都是调值轻短的轻声,有些方言的轻声调值并不轻短,且调形变化明显,其调型因前字声调不同而不同。从表 2 可看出,这

种调值不轻短的轻声在西北方言中较为普遍,特征也更为显著。轻声不轻,却仍作轻声处理。

表 2 音高渐衰型方言轻声调值情况

地域	不同调类			
	阴+轻	阳平+轻	上声+轻	去+轻
博山	31+23	24+54	213+5	55+31
敦煌河东	(13)21+53	(13)21+53	53+0	44+0
敦煌河西	44+53	(53)21+0	(53)21+53	(213)21+213
西宁	44+1	21+53	53+1	21+53
乐都	(53)55+21	(13)53+13	(53)55+2	34+53
巴里坤	44+52	44+21	21+52	21+24
焉耆	21+24	24+53	51+21	44+21
鄯善	31+24	53+21	53+21	44+21
乌鲁木齐	44+51	(51)44+31	(51)31+51	(213)21+13
上海	(53)55+21	—	—	阴(34)33+44 阳(13)22+44

二、轻声调值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

汪化云称这类轻声为“自主的轻声”,即轻声调值取决于本字调,其变化是自主的(autonomous)。这类轻声一般分布在西南、中南部及其邻近地区的汉语方言中。如湖南长沙方言“轻声音节中声调的弱化规则可分为广式和窄式两类”^[3]。详见表 3。

表 3 长沙话声调的弱化规则

本调	广式弱化规则	窄式弱化规则	
阴平 34	轻阴平 3	—	轻阴去 5
阳平 13	轻阳平 3	轻阴平 3	轻阴去 5
上声 42	轻上声 4	轻阴平 3	轻阴去 5
阴去 45	轻阴去 5	轻阴平 3	—
阳去 21	轻阳去 2	轻阴平 3	轻阴去 5
入声 14	轻上声 4	轻阴平 3	轻阴去 5

广式弱化规则为大多数词或词组中的轻读音节所遵循。在这类规则中,六个单字调弱化为四个轻声。具体情况是:阴平[34]、阳平[13]合并中和为轻阴平[3]。如此命名是因为在本地人的感知中,阴平[34]与轻阴平[3]是同一声调的强式与弱式。其他轻声的命名亦如此。上声[42]、入声[14]合并中和为轻上声[4]。阴去[45]弱化为轻阴去[5]。阳去[21]弱化为轻阳去[2]。

窄式弱化规则主要为少数口语词或词组中的轻读音节所遵循,这类音节位于词或词组的中部

或尾部。在这类规则中,六个单字调多弱化为轻阴平[3]或轻阴去[5]。

再如赣语江西南昌县(蒋巷)方言的“轻声调值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4]。轻声音节单字调如为阴平[42]调和上声[24]调,其调值为[5]短调;轻声音节单字调如为阳平[33]调、阴去[11]调、阳去[31]调,其调值为[2]短调。阴入和阳入字非重读时读本调,不读轻声。

湘语湖南衡山方言,老湘语湖南娄底方言,赣语湖南耒阳方言和湖南浏阳方言,西南官话贵州毕节方言、成都方言,江淮官话湖南团风方言,轻声的调值都是由本音节的单字调决定的。

自主的轻声和非自主的轻声分属南北,呈现出南北的差异和渐变的特征。吴语区、赣语区在地理上处南北之交,成为“汉语南北两型的中间型”,其表现形式是“自主的轻声”和“非自主的轻声”在一个方言点上的共存。如温州方言的轻声有“自变轻声”和“依变轻声”两类,这实际上是自主的轻声和非自主的轻声地域上推移、在该方言中并存的表现。江西萍乡方言(赣语)中,也存在这类现象。该方言中“广用式连读变调产生的……变调调值完全由本调决定”,可见是一种自主的轻声。“萍乡话有一类读得很短的字……调值受前字的影响”^[5],这应该是非自主的轻声。由此,吴语区、赣语区(这里并没有将吴语、赣语中所有方言都视为两类轻声并存的方言的意思),无疑是南北推移的过渡形式。

三、轻声调值跟前重读音节的单字调和轻声音节的单字调都有关

方言中这一类型的轻声数量较少。现有的资料中,只有获嘉方言属此类型。获嘉方言的轻声“受前字调和本字调的影响,大致有中轻调[3]和低轻调[2]两个调值”^[6]。前字调及本字调非阳平时,轻声音节读中轻调[3]。前后字非阳平共有二十种组合,其中“14、54”两种组合没有轻声(下文例“1、2、3、4、5、6”是六个调类的代码。“11”表示阴平加阴平后字失去本调读轻声。其他以此类推)。前字调及本字调读阳平时,轻声字读低轻调[2]。

四、轻声调值跟前重读音节的单字调和轻声音节的单字调都无关

不管是哪一种调类变为轻声,不管轻声之前的音节属于什么调类,轻声的调值只有一种。如厦门方言(闽语)的轻声音节不论舒音促音,一律变低调^[11]或^[21]。李如龙则由于厦门话轻声音

长较短,将其调值标为[2]。汪化云将厦门方言的轻声归入“自主的轻声”一类,认为厦门方言的轻声音节不受前字调值制约,属于自主的变化。事实上,厦门方言的轻声音节也不受本字调的制约,这与自主的轻声调值取决于本调的特征是矛盾的。所以,将厦门方言的轻声归入“自主的轻声”一类不妥。

商县(张家塬)方言的轻声“不论前字调和本字调属于什么调类,调值一律是[1]”^[7]。神木方言轻声字的调值,“除了阴平上中的清上、次浊上的叠字组表现特殊外,一律是轻而短的[21]调”^[8]。轻声的调值和调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准确认识轻声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对影响轻声音节调值的因素的分析,概括出轻声在不同方言中调值的特点,并由此归纳为四种类型,是在普通话之外对轻声更全面的认识。把方言的轻声和普通话的轻声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掌握并规范普通话轻声。

参考文献:

- [1]汪化云. 自主的轻声和非自主的轻声[J]. 语文研究, 2003(1):50-54.
- [2]钟奇. 长沙话的轻声[J]. 方言, 2003(3):255-264.
- [3]石汝杰. 说轻声[J]. 语文建设, 1998(1):98-109.
- [4]蒋平, 谢留文. 南昌县(蒋巷)方言的轻重音与变调[J]. 方言, 2001(2):119-127.
- [5]魏钢强. 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J]. 方言, 2000(1):

20-29.

- [6]贺巍. 获嘉方言的轻声[J]. 方言, 1987(2):133-141.
- [7]张成材. 商县方言两字组的连续变调[J]. 方言, 1989(3):208-212.
- [8]邢向东. 神木方言的两字组连续变调和轻声[J]. 语言研究, 1999(2):62-72.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 Neutral Tone

LU Xiao-x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The neutral tones of various dialect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Mandarin with varieties of manifes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neutral tone syllable pitch, this thesis divides the neutral tone in dialects into four manifestations, which are, neutral tone pitch influenced by the first stressed syllable in the single tone of Chinese characters; neutral tone pitch determined by the present syllable; neutral tone pitch related to both the first stressed syllable in the single ton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present syllable; neutral tone pitch not relative with the first stressed syllable in the single ton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the present syllable. This thesis tries to have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a standard grasp and utilization of the neutral tones in Mandarin through analyse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utral tones in dialects.

Key words: dialect; neutral tone; type

(责任编辑 杨继成)